



## [Studies in Literature]

# The Secret Theme of *Green Book*: The Transcendence of Capital Logic over Racial Privilege

LIN Xiune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y 4, 2022

Accepted: June 4,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LIN Xiuneng. (2022). The Secret Theme of *Green Book*: The Transcendence of Capital Logic over Racial Privileg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100–10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13](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1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13>

**Abstract:** Under the storyline of antiracism, the secret theme of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over racial privilege was hidden on the film *Green Book*. In terms of character setting, the white privilege rooted in historical reasons and the white centered hierarchical order gave way to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dominat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In terms of plot, the film reflected the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relative to racial privilege through the micro description of protagonist relationship and macro descript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climax of the film, the logic of capital tamed the racial privilege, people were reshaped individually and indiscriminately and instead of the racial privileg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was dominat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However, the logic of capital also had a barbaric side, which must be treated critically.

**Keywords:** *Green Book*; the logic of capital; racial privileges; civiliz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LIN Xiuneng is currently a Ph. 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interests lie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is email address is: [linxiuneng1211@163.com](mailto:linxiuneng1211@163.com).

## 《綠皮書》的隱秘主題 ——資本邏輯對種族特權的超越

林修能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要:**《綠皮書》在反種族歧視的主線下,隱藏著資本邏輯對種族特權的超越這一隱秘主題。在人物設定上,由歷史原因帶來的白人特權、白人中心的等級秩序讓位於資本邏輯主導的雇傭關係;在情節發展上,影片通過微觀的

主人公關係與宏觀的社會環境描寫,反映了資本邏輯相對於種族特權的文明與進步;在影片高潮部分,資本邏輯馴服了種族特權,人被個體化、無差別化地重塑,取代種族特權的是以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關係交往。然而,資本邏輯本身也具有野蠻的一面,必須批判性地加以看待。

**關鍵詞:**《綠皮書》;資本邏輯;種族特權;文明

上映於 2018 年的電影《綠皮書》通常被解讀為一部反種族歧視的電影,影片講述了 1962 年,黑人鋼琴家唐·謝利博士和其雇傭的白人司機托尼·維勒歐嘉在美國巡迴演出時發生的故事。電影特意選取了「有教養的黑人」與「粗俗的白人」這樣的矛盾組合來展開故事的敘述,因此其核心戲劇衝突在於外在的種族偏見與內在的教養差異的張力,直觀地反映出種族偏見的不公正、不可取,為推進種族平等起到了積極的宣傳作用。

正因為此,現有的對於影片主題、情節的研究往往著眼於電影的顯性主線——種族問題<sup>①</sup>,並以此延伸到認同問題進行分析<sup>②</sup>。然而,本文嘗試指出,《綠皮書》存在著一條隱秘線索,那就是資本邏輯對於種族特權、白人中心的等級邏輯的超越。在「有教養的黑人」與「粗俗的白人」這種外在的矛盾之內,其實是「有錢的黑人」與「貧困的白人」之間的張力,因此影片的最後,不僅僅是「教養」戰勝了「粗俗」,更是「資本邏輯」戰勝了歷史形成的「種族特權」。這對於我們今天批判性地認識資本的歷史地位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切入點。接下來將從影片人物設定、情節發展、故事高潮等方面展開論述,揭示《綠皮書》背後的隱秘主題。

## 一、人物設定:種族身份背後的資本差異

影片的人物設定並不複雜,核心主角只有兩人,恰好一黑一白、一富一窮。影片的視角是白人視角,從白人托尼一方展開故事敘述。托尼是一個缺乏教養的白人,依靠在酒吧中當打手維持生計,而因為酒吧停業兩個月,他失去了收入來源,因此不得不趁著這兩個月另謀生計以養活家人。影片在講述托尼尋找到新的工作之前,特意安排了一場他與保利打賭吃熱狗的情節,為了贏得 50 美元以交房租,托尼吞下了 26 個熱狗。這個情節一方面設定了托尼的粗野,另一方面也明示了托尼此時過著朝不保夕、饑一頓飽一頓的生活。而一向抱有種族歧視態度、厭惡黑人的托尼之所以接受了謝利博士的工作邀請,甘願給黑人當司機,也正是因為他陷入貧困之中。他的選擇無疑是匱乏的,為了在兩個月間獲得收入來源,他要麼繼續去當打手,幹著粗鄙的工作,賺少得可憐的錢;要麼去給黑人當司機,雖然內心不願意,但卻可以體面而安全地賺到一大筆錢。最終,生活迫使他選擇了後者。在他做出決定之前,他與妻子對談,妻子並沒有種族歧視,但是很瞭解托尼,因此說「他是個黑人,那你連一周都忍受不了」,而托尼回復到:「為了錢,我可以」。這一對話其實揭示了資本撬開等級秩序枷鎖的開端。

而另一方面,謝利博士則是一個有著不菲收入、學問淵博、教養很好的黑人鋼琴家。他花重金聘請托尼來保衛自己的安全,擁有華麗的住所,時常出入上流社會。而他在巡迴演出的時候有著兩個規矩,一是演奏的鋼琴必須是斯坦威這種名牌,二是每晚要有一瓶威士卡供飲用,這其實已經側面反映了其養尊處優、對生活品質要求很高。托尼送給他炸雞,自以為黑人都喜歡吃,謝利博士最開始卻不屑一顧,這種生活習慣的差異彰顯了兩人的身份差異,而這種身份差異的背後顯然不是種族差異,而是收入差異。謝利博士巡迴演出的目的不僅僅是施展才藝,更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推進種族平等。因此,他與托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黑人謝利博士在人格上、教養上、生活上都高出白人托尼一等,這種設定也就使得故事將會充滿張力。

兩人的基本身份設定蘊含著資本的設定,教養與粗俗的深層次區別在於資本差異,而影片以鋼琴這種音樂藝術作為主人公打破歧視的有力武器,卻無意中強化了這種資本差異,按照皮埃爾·布爾迪厄的觀點,



「藝術和藝術消費預先傾向於滿足一種使社會差別合法化的社會功能」<sup>③</sup>，鋼琴藝術恰恰成為了這種隱藏的階級地位區隔，雖然影片一再強調「音樂是不分種族的」，但是托尼也不得不承認「你總是給有錢人演奏鋼琴，而我忙著養家」，這是顯而易見又極其容易被忽略的一點。影片中謝利博士與托尼的直接關係無疑是僱傭關係，雖然後來在情節發展中兩人實現了友誼的提升，但是貫穿公路情節展開的是雇主與司機的交往。而這種關係的背後無疑是資本邏輯在占主導，資本面前，白人與黑人的種族身份都黯然失色，在資本支配下的社會交往中，最重要的區分不是白與黑，而是窮與富。貧窮的白人為了生計，也必須為自己厭惡的黑人服務，由歷史原因帶來的白人特權、白人中心的等級秩序在這樣的微觀視角中開始崩塌，而取代這種秩序的，是資本邏輯主導的現代性。

## 二、故事展開：資本邏輯對種族特權的現代性超越

如果說《綠皮書》的人物設定蘊含相對穩定的結構性張力，那麼影片的情節發展則是這種結構性張力的動態顯現，併發揮得淋漓盡致。影片以公路旅行的時間、空間雙重維度展開故事，隨著演出一路往南進行，作為情節背景的種族歧視的嚴重程度也愈發加劇，而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托尼對謝利博士人格的敬佩也逐步提高，也就是說，伴隨著大環境的日益惡劣，主人公交往的小環境卻日益溫馨，二人的友誼在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中得到了昇華。而這種故事展開背後的隱秘線索，仍然是資本邏輯對於種族特權的現代性超越。

這種超越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微觀的謝利與托尼的交往；另一個則是謝利博士對於宏觀大環境的互動與影響，影片融入了「文明-野蠻」的知覺呈現，以此彰顯資本邏輯相對於種族特權的超越。

從微觀角度來看，在影片中，謝利與托尼的交往深入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寫信」來表現。托尼由於缺乏文化素養，給妻子寫信時不斷重複著瑣碎的生活片段和低級的拼寫錯誤，而謝利稍一出手，托尼的書信就變得文采斐然、情深意切，甚至成為了妻子向他人炫耀的談資。這種情節安排顯示出了種族歧視的腐朽沒落，白人未必就是高貴的，黑人也未必就是卑賤的，種族歧視其實只是一種歷史因素導致的偏見。因此，白人特權絕不是理所應當的，這不是一種現代的文明，而是前現代的野蠻。那麼，取代這種野蠻的等級秩序的，應當是現代的東西，在影片中，這種東西乍一看是教養與才華，但實際上是資本。

教養與才華不是與生俱來的，謝利從小接受著良好的教育，把自身的才華發揮了出來，而且必須明確，謝利的才華是非常獨特的存在，並不具有普遍性，真正讓他的才華有用武之地的，是現代普遍的資本的作用。他具有常人難以企及的鋼琴天賦，但是即使是這樣的天賦，也不能阻止具有種族歧視的白人對他百般刁難。而最後能夠一路保護他的，是資本邏輯支配下的全新「特權」，也就是才華在變現後享有的更高地位與人脈。

而在謝利與大環境的互動中，這一隱秘主題更是顯露得淋漓盡致，這並不是說謝利代表著資本，而是說謝利的遭遇與行動顯示出了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現代性。首先，謝利渴望改變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美國大眾對於黑人的看法，因此不惜放棄三倍的出場費、放棄安居於相對安全開放的北部，前往種族歧視嚴重的南部演出。這種做法其實是以資本的機會成本付出來換取認同，相信種族差異不應該成為阻礙黑人進步的鴻溝這種真理，然而這裏的「進步」意識隱含著資本邏輯對種族特權的超越。其次，在旅途中，謝利並不願意與貧窮的黑人為伍，比如當旅館中的黑人邀請他去打球時，他莊重地整理衣服，高傲地拒絕。對於這種情節，誠然可以分析認為謝利是個「不白的白人」，但是不如直接地認為他是一個「富有的人」。他與影片中其他粗俗的黑人的區隔一方面在於主觀的認同，但更重要的是客觀的階級差異。資本邏輯因此在這個層面上超越了種族的同與異，同種種族未必就是親近的，不同種族也未必就不能親近，而主宰這種區隔與融合的，是客

觀的階級。第三,謝利與托尼坦白自己的認同困境時說到:「富有的白人僱傭我演奏鋼琴,因為這樣顯得他們有文化;但當我走下舞臺,我又立馬成為了他們眼中的黑人,因為這是他們真正的文化。」這種認同困境其實也反映出了資本邏輯的超越:謝利遭遇著臺上與台下的區別對待,因為他在臺上可以將自己的才華充分變現,換句話說,因為舞臺是資本邏輯主導的舞臺,是可以突破種族區隔的場域,在那裏才華可以得到公正地評判與對待;然而到了台下,種族歧視的成見又捲土重來,這讓他非常苦惱,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失靈」了,這是一種不公正的待遇。因此,謝利的這番話其實在隱秘地向觀眾傳遞出這樣的資訊:種族歧視應當被取締,台下也應當變為臺上,資本不僅應該支配舞臺,還應該支配舞臺之外的場域。也就是說,資本邏輯被認為是現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綜上,影片通過「文明-野蠻」的對比呈現,傳遞出這樣的一個隱秘主題:資本邏輯是現代的、文明的、進步的,而種族特權秩序是落後的、野蠻的、腐朽的。這種貫穿影片情節的主題歸結起來就是以資本邏輯超越種族特權,是資本邏輯的「正義」書寫和現代訴求。

### 三、影片高潮:資本邏輯馴服種族特權

必須指出,本文所指稱的資本邏輯不是簡單地以金錢多少區分地位高低的邏輯,而是指現代資本主義衝擊下,人被個體化、無差別化地重塑,而人的勞動被物化,人的稟賦被要素化,並以此作為社會關係交往依據的一種思維方式與客觀狀態。而電影中的謝利博士誠然不能算是一個「大資本家」,但是他的才華在資本邏輯主導下被變現,因此獲得了自身相應的地位;同理,托尼也受到資本邏輯的支配,將自身好勇鬥狠的稟賦「出售」給了謝利博士;也正是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雇主與司機的種族差異顯得無關緊要,反而讓位於其他的東西,而在資本邏輯無法顯現的場域,謝利博士仍然飽受歧視、倍感煎熬。

在影片的高潮部分,資本邏輯不僅超越了種族特權,更馴服了種族特權。當托尼因為毆打員警被逮捕的時候,謝利明明是無罪之人卻因為膚色而被毫無緣由地逮捕,因為這裏種族歧視仍然非常嚴重,員警不信任黑人。但就在這時,謝利博士要求給律師打電話,不久,時任國防部長的羅伯特·甘迺迪便打來電話,要求員警釋放二人。在這裏影片到達了高潮,伴隨著員警的錯愕、托尼的欣喜若狂、謝利的鎮靜自若,這一情節充分滿足了觀眾「公正終究迎來勝利」的樸素情感。但是,這一高潮絕不僅僅是描寫了正義的勝利,更描寫了資本邏輯的勝利。

資本邏輯將人進行了個體化、無差別化重塑,因此這就加強了現代意義上的司法公正認同:一人做事一人擔,這無疑具有其進步的一面。但是在種族特權的秩序中,黑人被白人認為是野蠻、罪惡的代表,因為被歧視,甚至無罪的黑人也因為員警的懷疑而被逮捕。而謝利博士迫不得已聯繫了國防部長,這裏是更強大的政治權力戰勝種族特權的不公正秩序,也就是讓更強的權力來維護公正。影片雖然未交代清楚謝利與甘迺迪家族的關係,但可以合理推測,甘迺迪家族肯定敬佩謝利的才華,並建立起一定的友誼與聯繫。而這並不是因為謝利是一名黑人,而是因為他的稟賦,這就體現了資本邏輯將稟賦要素化,將勞動物化的特點。換而言之,謝利之所以可以出入上流社會,與其他黑人不同、也與托尼等下層白人不同,是因為他具有可以變現為社會關係和經濟價值的才華,雖然他的才華是獨特的,但是資本邏輯的顯現是普遍的,也就是說,勞動和稟賦可以是偶然的,但是物化勞動、要素化的稟賦是一種必然,這也是謝利可以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而正是在這段高潮情節中,謝利與托尼展現了深層次的觀點分歧,托尼用一種矛盾的方式指出了資本邏輯與種族特權的交織與困難:「你住在城堡裏,環遊世界為富人送上音樂會,我比你更像黑人」。托尼將自己較低的社會階級狀況歸結為「更像黑人」,其實仍然隱藏著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偏見。「黑人」成為了一個白人攻擊「他者」的標籤,代表著貧窮、落後與愚昧,話語生產映射出心理區隔。但是拋開這個標籤的外表,我



們會看到背後資本邏輯的不可動搖性。托尼這句話的對象是真正的黑人謝利,但是他認清了二人的階級差異,因此在他看來,謝利已然成為了「更像白人的黑人」,雖然這裏的「白人」有富有、高雅等等話語意義,但是托尼做出區分的依據是稟賦與勞動的差異,換句話說,二人的核心區別不是黑與白,而是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富與窮,窮的白人可以「變黑」,富的黑人也可以「變白」,階級而非膚色成為真正的區別,而最終,資本邏輯戰勝和馴服了種族特權,使得一些白人也必須在謝利面前感慨「我比你更像黑人」。

除了這一顯著的高潮,影片其餘精彩的小高潮也表現出資本邏輯對種族特權的馴服,其主要通過托尼為謝利博士打抱不平來體現。在漢諾威,托尼使用武力強迫拒絕給謝利博士配備漢諾威鋼琴的工作人員完成任務,保障了謝利博士演出的正常進行;在路易斯威爾,托尼又在酒吧挺身而出,保護了謝利博士的人身安全;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謝利博士先被安排到簡陋的隔間化妝、後被拒絕到餐廳用餐,一向圓滑的托尼這一次拒絕了大堂經理的賄賂,毅然決然站在了謝利博士一邊,一起反抗歧視。這些高潮情節都在提醒觀眾,人與人是平等的,不應該因為膚色而被歧視,有才華稟賦的人應該要得到應有的尊重。因此,托尼不僅從反面襯托出謝利博士的高雅優越,更通過不斷地被感化,從正面成為了反抗歧視的先鋒。但是,托尼對歧視的反抗一方面是因為兩人友誼的逐步加深,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契約精神與才華變現,托尼具有保護博士安全的職責,而又漸漸被謝利博士所折服,最終戰勝了自己的種族歧視偏見,並成為黑人博士的忠實擁護者,幫助他面對其他人的偏見。這當然包含著樸素的平等理想追求,但同時也蘊含著資本邏輯對種族特權的馴服。有趣的是,雖然托尼認識到黑人不全是壞人、墮落的人,甚至帶著謝利博士一起去黑人酒吧,但是當他和謝利博士一起從酒吧出來的時候,他仍然堅定地鳴槍趕走了想要打劫博士的兩名衣衫襤褸的貧民區黑人,這一情節的設置仍然迎合著資本邏輯對人的現代區分,白人未必都是好人,黑人也未必都是壞人,但是好人與壞人仍然存在,只不過作為成見的「黑與白」往往被「窮與富」取代。

#### 四、反思:資本邏輯的文明與野蠻

無疑,電影《綠皮書》對於打破白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提倡種族平等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但是,從影片整體的故事敘述來看,觀眾並不會覺得兩位男主角是「平等」的,恰恰相反,謝利博士顯然比托尼在各個方面都更勝一籌。因此,影片傳遞出來的價值觀反而可能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也就是「逆向種族歧視」。現有研究顯示,美國「過去 60 年來對黑人的感知偏見的減少與對白人的感知偏見的增加有關,而這種關係在黑人的感知中沒有觀察到」<sup>④</sup>。這種局面的形成有非常複雜的社會因素,事實證明,即使在資本邏輯充分展開的今天,種族歧視問題也依然存在,白人對黑人的歧視與「逆向種族歧視」同時並存,這凸顯出了資本邏輯僅僅帶來了形式的平等,難以深入到平等問題的實質。

真正的種族平等應該要建立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的公正對待,而不是用一套邏輯、一套標準去衡量所有人。資本邏輯可能帶來白人對黑人的歧視,但也隨時可能帶來黑人對白人的反向歧視,最後帶來的結果並不是平等,而是衝突與對抗。正如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權利」觀念的批判那樣:「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sup>⑤</sup>雖然反向歧視的社會因素非常複雜,這與後現代解構主義思潮、黑人權利運動等等都息息相關,但是必須看到,個別地域、個別行業反向歧視的物質基礎無疑是黑人群體經濟地位的提升。用一套邏輯衡量所有人,必然導致平等名義下的天然特權與歧視,這無疑體現出資本邏輯無力的一面。

除了橫向的現代問題,我們也應當認識到歷史深入的資本邏輯弊病。當今資本邏輯超越、戰勝了白人種族特權的確是一種現代的進步。但是,人們往往遺忘了,雖然資本邏輯的徹底展開有著「文明」的一面,但

資本邏輯固有的「野蠻」的一面卻是造成歷史上黑人種族歧視的重要原因。最早的黑奴貿易、最早的白人中心秩序的形成是在資本原始積累推動下實現的，資本的原始積累造成了東方從屬於西方，造成了黑人的貧困與受奴役。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一方面指出資本的擴張導致了國家與民族之間的不平等秩序，「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sup>⑥</sup>，但另一方面也認為資本邏輯最終會帶來文明的普遍化，「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工具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sup>⑦</sup>，而一切陳舊的觀念和秩序都會讓位於資本邏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著，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sup>⑧</sup>。以此為理解思路，白人的種族特權一方面是資本擴張帶來的，另一方面也在資本邏輯的控制下運作。資本邏輯的確帶來了人的無差別化，但是其保留了富有對貧窮的歧視，並且固化了這種歧視。雖然黑人的受歧視與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罪惡的奴隸買賣分不開，但是資本邏輯顯然有意遺忘了這點，它將自己造成的黑人的貧困視為天生如此，將「黑人」與「貧窮」掛鉤，並為「貧窮」找到了「懶惰」、「墮落」等原罪藉口，於是「黑人」就成為了受歧視的名詞。這種話語生產顯然服務於「西方-東方」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資本邏輯的充分展開，這種白人中心的種族秩序被越來越多的「富有的黑人」衝擊，白人發現，「黑人」與「貧窮」的聯繫不是絕對的，在此基礎上，「教養」、「才華」等要素凸顯了出來，「黑人」也可以如此高雅、卓越<sup>⑨</sup>。這個時候，資本邏輯所帶來的「平等」與「正義」被顯現了出來。種族歧視作為一種歷史成見，被先進的資本邏輯送進了博物館，「白人-黑人」的中心-週邊秩序崩塌了，隱藏其背後的資本-勞動秩序顯現了出來，而這種富有-貧窮的二元秩序從一開始就存在，只不過從幕後走向了臺前。

《綠皮書》敘事的隱秘主題是資本邏輯對種族特權的超越，誠然，這種超越有一定的進步性，它宣告了人不應該僅僅因為膚色而被歧視。如果擴展來看，它的確也有這樣的主張，認為人不應該僅僅因為某種歷史的成見而被歧視。但是，資本邏輯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進步的，代表著「現代文明」，但另一方面它又展現出野蠻的一面，因為它往往以犧牲、吞噬邊緣群體為代價，維持自己的文明。《綠皮書》中，取代種族區分的，是階級的區分，故事選取的極端的兩個主人公的身份設定，恰恰凸顯出階級的張力。也就是說，人不因為膚色而受歧視，但卻可以因為貧窮而受歧視，「黑人」不一定意味著「缺乏教養」、「粗俗」，但是「窮人」仍然對應著這些特點。而「黑人」之所以會對應這些特點，一開始難道不是因為其與「窮人」綁定嗎？那麼，影片做到的僅僅是將這種偽裝撕了下來，把真實的、現時的資本邏輯呈現在面前，達到了進步。但是，影片卻沒有認識到資本邏輯的歷史作用，也就是這種現時邏輯的野蠻一面，因此也就阻礙了進一步的進步。

誠然，我們無法要求一部影片面面俱到，而在白人對於黑人種族歧視依舊存在的美國，這樣的影片已經是立意深遠、構思精妙。但是我們仍然需要認識到資本邏輯的兩面性，認識到種族歧視背後的歷史原因與資本邏輯密不可分，認識到資本邏輯無力徹底解決種族歧視問題<sup>⑩</sup>。所以，要想實現真正的種族平等，資本特權仍然是需要重視和批判的對象。

## 注釋

- ① 鞠薇：《「神奇黑人」和「白人救世主」——電影〈綠皮書〉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種族關係呈現》，《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頁69-73。
- ② 文源：《〈綠皮書〉：身份認同的困惑》，《電影文學》，2019年第13期，頁73-76。
- ③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劉暉(譯)：《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頁11。



- ④ Michael Norton & Samuel Sommers. (2011). Whites see racism as a zero-sum game that they are now losing.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3), 215–218.
- ⑤ (德)馬克思、恩格斯,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435。
- ⑥ (德)馬克思、恩格斯,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36。
- ⑦ (德)馬克思、恩格斯,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35。
- ⑧ (德)馬克思、恩格斯,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34。
- ⑨ WU Lijuan. (2021). Thoughts on the social form and individual's flowing: Margret Atwood's *The Testament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4), 045–052.
- ⑩ Li Qinyu & CHEN Bing. (2021). The distinction among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and racism: Conrad's subversion rewriting of traditional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4), 086–093.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